

食 秋

宋扬

鸡枞菌

“鸡枞”乃学名，吾乡四川，叫法多种。因亭亭大如伞盖，川西名“山大菌”，川南曰“斗鸡菇”。菇与鸡斗？风马牛不相及。大概意为味比母鸡，突出高营养价值。

鸡枞野生，田间地头、腐木白蚁，逢雨方生。众里寻它千百度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蓦然回首，也许就在小路旁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能食鸡枞者，信一个字——缘。

鸡枞腿长，以伞盖将舒未舒为最佳，华盖繁开后藏虫。手撕，鸡枞美腿脆而有丝。猪油少许爆香，掺米汤，米汤之绵纯与鸡枞相得益彰。得鸡蛋加盟，味更醇。有烙饼一二，饼一口汤一口，较陕西羊肉泡馍有过之无不及。

至于青椒丝滑炒，却是视鸡枞为茶树菇等，贱了鸡枞，暴殄天物。近年品过松茸、竹荪等，均需荤配。一切菌类，能清水出味者，窃以为，唯鸡枞。

木 耳

木耳之形状颇似人之耳朵。如今市面上的木耳已与木关联甚少。木屑被填入塑料袋，点上菌丝，生出木耳，肉厚死结。粉碎后的木头早没了木的形与意，还能算木头？

木耳还应长在木头上。枯而未倒之木终还在以木的姿态站立，枯木上长木耳，方名正言顺，是为野生。

无论凉拌滑炒，木耳只可取脆。凉拌仅需白水焯熟，入泡野山椒水，弹牙酸爽；配得上与木耳同炒的，均是清爽不糊涂之物——青笋、西芹等片片根根绝不粘连。即便与山药同锅，可烂乎成泥的山药此时也得收起性情，十几秒即出锅。物以类聚，彼此清清白白。

早年，乡间小路的草丛里藏地耳，薄薄的一层。许是餐风饮露之故，味独具一格。如今，小路拓宽，成了能跑车的水泥路。地耳呢？大概躲到更深的山里去了。

猪 蹄

广东一带，猪蹄被称“猪手”，确实是抬高了猪的地位。

据说欧洲人不食猪蹄，也就错过了胶原蛋白。国人食猪蹄也以男士居多，女士浅尝辄止，与对胶原蛋白的向往相比，自己身上看得见的赘肉更让美女戚戚。蜀地男人的早餐从猪蹄开始，一大碗老干饭，一根清炖耙猪蹄，蘸红油葱花，管一上午不饿，用成都话说——“巴适（舒服）！”

炖猪蹄宜清淡，加海带丝或雪豆等，拍老姜几颗去腥，诸香料一概弃之不用，自成美味。

周庄“万三猪蹄”是名品。沈万三系当地首富，和朱元璋有过节。“万三猪蹄”的出名我在另文已有详述，此处不展开。其卤料秘而不宣，食之有嚼劲，味回甜。

多地各美食节均有烤猪蹄一席之地，先卤入味，再上火烤至皮焦黄，撒孜然粉、葱花、双椒（辣椒花椒）面再烤，为看足球男士必备下酒菜。卤、烤猪蹄吃法豪放——整只啃食，虽斯文扫地也无所顾忌，即便切块而食，也还骨肉相连，味在人与猪蹄一番搏斗的“啃”中。

云南酸菜猪蹄汤算是雅俗共赏之杰作。猪蹄加老姜、精盐白水煮至七分熟，捞出，蜂蜜里一滚，入油锅炸，候冷，剔骨切片。油锅爆香老酸菜、姜葱蒜，掺高汤，下猪蹄片煮入味，肉软而不烂，汤酸爽！酸解油腻，如此搭配，中庸随和。

老外不食之物，我邦弄得有滋有味，为猪蹄自豪！

给陌陌的一封信

白果

孩子：

今天是你开学的第一天。妈妈想说，首先你是勇敢的，不管多么不舍，你最终还是跟着老师入了园；其次，妈妈是爱你的，送你入学不是不要你不爱你了，只是希望你有更多的朋友，你的生活里不该只有妈妈，你还得学会独立，这都是你成长的必修课。

学校依然管得严，跟上半年一样，戴口罩，体测入园，家长只能送到通道之外。去年你们学校重装，今年上半年又赶上疫情，算起来，小班其实你统共也就上了三个月，连一个学期都没满，现在直接送你入中班，实在有些担心你不适应。

虽然早就开始给你做入学的心理建设，也一直在讲朋友很多、玩具很齐全、老师像妈妈一样爱你、还有各种各样的滑滑梯等诸多学校的美好，并且许诺等你放学之后买你最喜欢的草莓蛋糕，但在入园那一刻，你还是抱着我的大腿哭了，眼神巴巴地望着我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“妈妈我害怕”。我轻轻拍着你的后背，很想给你一个大大的长长的拥抱，告诉你，有妈妈在不害怕，再花些时间慢慢安抚你，给你百分百的安全感，但滴答滴答的时间告诉我，必须按时入园，不能黏糊。于是，我以最有效的方式直接将你推进了幼儿园的大门。

我挤在通道栅栏之外，眼看着你在老师的牵引下，一步两回头，口罩之上的那双小眼睛挂满泪珠，迟迟不愿从我身上移走。那眼神分明让我想起了你曾经黏在我怀里说过的话——“我一刻也不想跟妈妈分开”。我真的知道你是有多么想跟妈妈在一起，恨不得一天到晚长在妈妈身上吧，就像妈妈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妈妈上初

我有一位画家朋友，喜画墨牡丹和墨荷。在暑热的长夏，我喜欢潜进他的博客里乘凉，看他晒画，晒墨荷。从官场从容隐退下来的朋友，志在丹青，生活安定悠然，他笔下的墨荷仪态万方，生气蓬勃，莲阴深处仿佛有清甜的晚唱悠扬飘荡。

八大山人也有许多画莲的水墨，他似乎是取了仰视的角度来画莲，让画者和观者低成一枚尘芥——莲柄疏朗高挺，仿佛热带雨林里的乔木；莲叶硕大，仿佛能覆盖了整个红尘。看八大山人的莲，常常会感动，会生出羽化的轻盈感。那些莲叶亭亭高举，浓淡虚实中，仿佛已经高高接上天宫瑶池的莲花。莲下有清风，有空阔的水域，有一个广大无边的慈悲世界——可栖息，可独自沉吟；可啸歌，可彼此凝望。

他有一幅莲图，画里一片墨色莲叶占去了画面一小半，一片莲阴大过一栋屋宇，一只孤独的水鸟单足立于水面之上的一截枯茎，此画看了令人悲欣交集——悲，因为孤独，因为尘世立足之难；欣，因为还能暂得这一片安宁与阴凉。

案头置“扬州八怪”里的金农的几本画册，我向来爱读他画里的题诗题跋，古拙方整的隶楷体，像有青铜锈要染了指尖。他的一篇题画跋里有一句“茫茫宇宙，何处投入！”我读到，心里凛然一惊。感觉金农像是站在时间之巅和空间之巅俯视红尘，忍不住发出这难解的千年一问。在浩渺无垠的时空里，究竟在哪里有一方净土和乐

中寄宿时一样，直到现在，还能清晰地感受到当时那种抽搐的难过和伤心。

我也知道，入园即是你离开妈妈怀抱、学意识独立的开始，从此以后，我们母女之间也就开始慢慢分离，直到你不再依赖我不再需要我，我们之间黏糊的亲密感日渐结束。比起你开始适应学校生活的最初的煎熬，我似乎更难过更煎熬，一方面，我已经十分习惯并享受你对我的依赖，如果可以，妈妈真的希望你能这样一辈子黏着我，让我一直做你的依靠。另一方面，我又十分渴望你能经历这种成长，完善你的心理素质，毕竟妈妈不能陪你一辈子，早晚有一天你得离开妈妈，往后人生中的很多日子很多事情，都需要你有足够的勇气、胆量去独自面对，你不能脆弱。所以，在这之前，妈妈必须狠下心来，放开手，让你成长，学会独立。

敲打这些文字时，我在努力说服自己，放开手，不是为自己找偷懒的借口，这些所谓的理智和坚强，也应当是一个做妈妈的修养。孩子，不急，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慢慢长大，也希望下次离开妈妈时，不再有眼泪。

2020年9月1日



稻子熟了 李昊天 摄

墨中莲

许冬林

土，可以安置这肉身和灵魂？

大约还是一片清凉境吧。像莲阴一样的清凉境。

金农有一幅画莲的画，或者说是画人物的画。画中，竹林萧萧，林边是莲塘，莲塘之上，悬空架起一座六角凉亭，香茆覆顶，亭下横放一几，几上一人酣睡。微风拂过，莲花点点，莲叶团团交叠，在风里摇摇荡荡。画里他题“风来四面卧当中”，他睡在一池莲阴之上，四面荷香萦绕，真是清凉自在啊。不知画中人是梦是醒，若是梦中，想来也是不梦长安公卿，而梦浮萍池上客。

曾经发出“茫茫宇宙，何处投入”的杭人金农，有一日，终于明白了这人生如寄的“客”的身份，便终于洒然释然而酣然而卧，来享受这世界的无上清凉了。

在画里，虽然是人卧莲阴之上，可是我分明觉得有一枝更大更恒久的莲阴，荫庇在酣卧之人的头顶。是圆如莲叶的茆顶凉亭吗？是画梅画竹画莲画芭蕉画幽冷清静之物的一管羊毫吗？是独行于世已然宁定的一颗慧心？